



文艺的跨媒介共生

文学让我更加深刻地看待这个世界

——从舞剧《青衣》的小说改编谈起

□ 王亚彬

2025年是舞剧《青衣》创排十周年,我非常荣幸受到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在系列文学艺术讲座“艺文讲坛”上分享了我以舞剧的方式对小说进行的改编创作。中国作协副主席、小说《青衣》原著者毕飞宇也出现在了活动现场,并充分肯定了这部剧的改编:“舞剧的部分改编甚至超出了我小说原有的文本呈现,创作者把文字带给她的感受用留白与肢体语汇精准地表达了出来。”

—

10年前,舞剧《青衣》作为2014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委约作品,由北京舞蹈学院支持、江苏演艺集团联合制作。2015年10月,该剧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世界首演。10年间,这部作品受邀走进了祖国大江南北的不少重要剧场、艺术节,还走过了世界上不少国家,正是因为参与这部舞剧的创作,让我与文学改编结下深厚的情感联结。舞剧《青衣》是“亚彬和她的朋友们”原创系列中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首部,之后我们又推出了根据古希腊悲剧《美狄亚》创作的《M-Dao》(2016年英国国家芭蕾舞团全球女性编舞计划委约作品)、根据易卜生戏剧改编的舞剧《海上夫人》、根据中国经典文学名著《西游记》改编的舞剧《西游》以及根据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改编的舞剧《天鹅,一个不同的故事》(2023年瑞士卢塞恩剧院委约创作)。

作为职业舞者与青年编舞,我一直深耕于舞蹈表演与创作。舞蹈艺术不仅需要长年严苛的训练以突破肢体极限,使其成为舞蹈表达的自如媒介,更是需要精修和积淀文学涵养,增强创作者、表演者对作品的理解力,令角色精准、情感饱满、思想深刻。

我第一次读到中篇小说《青衣》时还是北京舞蹈学院的一名本科生。记得那一天,当我的目光落在全篇最后一行文字时,酱紫色的天空中开始飘起了雪花。我从文字中好像遇见了什么人,一股前所未有的感受将我“钉”在宿舍的椅子上,久久未能移动。我逐渐意识到我的手脚冰凉,鼻翼酸楚,身心疼痛,难以名状。我挣扎着站起来,抄起练功鞋就奔向了排练场,在那里挥洒汗水,而“那个人”的轮廓却始终挥之不去。再一次重读小说,已经过去12年。我受康洪雷导演邀请,出演根据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推拿》,饰演金娟。在剧组,我读了《推拿》,又捧起《青衣》,“那个人”的轮廓在阅读的过程中变得愈加清晰。“她”从容地从文字世界拖着刺目的红色长水袖,向对面的我走来,那个酱紫的天色在我的脑海里又飘起了雪花。我也忽然意识到,当年的那种身心疼痛是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对于疼痛的敏感和隐忍,作为舞者的我有着非常强烈的体悟。我想,我确实是遇到了一个出彩的角色、一个难得的舞剧题材,同时,也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与“筱燕秋”成为姐妹。我想成为角色与世界的临界点,将其立体呈现在舞台上。文学作品如同土壤,可以滋生艺术家有根基的梦想,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通感和共情的能力。

我被小说震撼的同期,毕飞宇老师将这部作品授权给我改编舞剧。得到授权的我是愉悦的,改编的过程却是自由的、漫长的、严谨的、繁重的。我心怀感激完成了舞剧的创作,没想到,一演就是10年、150场。小说《青衣》是毕飞宇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我希望舞剧《青衣》也能成为当代最优秀的舞剧之一。

—

舞剧创作通常分为原创故事与改编作品。改编作品大多源自文学作品,也有根据戏剧、电影改编的舞剧。但无论哪种改编,提炼全新视角、饱蘸原著精神、符合改编剧种样式是改编最具价值的核心。作为创作者,我可以感受到小说《青衣》文本的温润、描写的细腻、情感的充沛、人物的饱满。小说女主人公筱燕秋极具克制和张扬地呈现了一个拥有旺盛生命力的矛盾体,这期间的张力巨大,透过舞蹈的肢体语言特性可以将它展现得淋漓尽致。筱燕秋内心的炙热、孤独、敏感、痴迷、锐利、忘我融为一体,她展露出对自我选择决绝与不屈的气质。我正是被这样一位极致的女性所打动。

改编工作开始,首先要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提炼人物角色、故事桥段、情节,比如筱燕秋、丈夫面瓜、学生春来、烟厂老板等事件核心人物的集结。我们将提炼出的故事桥段、情节进行了符合舞剧叙事的重新构建,为观众理解剧情打好基础。随着剧情和人物的确立,我与青年编剧庄一和法国戏剧构作海琳娜(兼该剧多媒体设计)共同以“戏中戏”“现实生活”及“潜意识和超现实”三条线编织起整个舞剧的叙事。这个阶段相对漫长,占据该剧三年筹备时间的近乎三分之二。一部舞剧的演出通常



舞剧《青衣》剧照 史春阳 摄

舞剧《西游》剧照

在70至120分钟里完成,因此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展现主人公生命的长度和浓度,将其他人物作为反射筱燕秋不同棱面的标的,映衬出舞剧里时空交叠下女主人公心境的层次变化。在戏剧构作时,我们打破了传统民族舞剧的结构方式,为该剧设立了14个小场次。演出没有中场休息等设置,从开演便一气到底,如同看电影,场次间的衔接借鉴了视听语言的一些方式。如此,使该剧更加流畅、完整,增强了与现场观众的接受黏合度。

秉承2009年“亚彬和她的朋友们”——“以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以中国元素呈现世界故事”的创作主旨,为使《青衣》拥有最高程度的形式与内容的契合,我邀请来自中国、法国、英国、波兰、德国的设计师共同打造极简并充满象征意味的舞台视觉,以完成我对该剧舞台美学诉求的设想,这样的风格接近于女主人公梦想永远成为“嫦娥”的通透清冷,也符合角色的纯粹气质。极简风格的舞台美学诉求是基于以本初的面貌或者形式呈现于观者面前的一种表现方式,不对观者意识产生任何来自作者、作品的“压迫性”,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形成意象空间,直接建立观者与作品间的对话,给予观者没有设限的想象。以简胜繁,赋予了舞剧更强的弹性与纵深。

《青衣》的舞台干净剔透,辅以投影视频的应用和互动,助力剧情向前推进。剧中,舞台置景和道具中运用的最重要元素就是镜面,在最初阅读文本,思考如何更好地将女主人公的内心和她所面对的困境、挣扎表现出来时,我想到了拉康的镜像阶段论——通过镜面的自我对应物,自我意识的出现和异化会发生并以此建立在(他者)对应物的认同和实现上。因此,我们将舞台设计元素有机地与故事本体进行交织,使形式有助于内容诠释。镜面是人们每天都会接触的日常元素,镜面也会出现在所有形制的排练场,舞者或演员们通过镜面去判断、纠正自我,是一种外部反射,也是辨识自我最好的工具。从心理层面来讲,表现精神世界的变化,镜面成了最好的手段之一。镜面使舞台的空间通过客观反射无限放大,随着舞台上镜面的升降、移动、分割等动态变化,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得以外化,同时,其精神和情感也得到了最好的延展。

在所有设计方案确定后,我们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下地排练,与青年舞者们一同在排练场尝试大量动作素材,以便找到

最符合人物角色、剧情桥段的肢体表达。其中,该剧结尾时的红色长水袖独舞,我们就编排了3个月。这段独舞在后来的演出中给很多观众留下深刻记忆。

舞剧《青衣》在10年前首演之际便收获了诸多好评,作为主创团队中的导演和编舞,我倍感激动和欣慰。每次演出,王亚彬是谁,对我自己而言,已经不重要了。舞台上,随着剧情一步步推进,我与同台的青年舞者们一起徜徉在筱燕秋的人生长河里不言不语,尽情舞蹈。她想哭的时候,“我”泪水萦绕;她思念的时候,“我”肝肠寸断;她孤独凄冷的时候,“我”瑟瑟发抖。我演出过多少场,就衰老过多少次。如同舞剧《青衣》演出场刊上毕飞宇写下的一段话:“青衣从来就不是女性、角色或某个具体的人,她是东方大地上瑰丽的、独具魅力的魂。王亚彬抓住了她,并让她成为了王亚彬自己。”

三

小说《青衣》改编舞剧的经历为我积累了非常宝贵的艺术经验,在近几年的创作中,我越发偏爱文学作品改编。之后改编创作的舞剧《M-Dao》中,饰演美狄亚的芭蕾舞团首席,在坚硬的足尖鞋和柔软的赤脚间演绎了“恋人的恨比恋人的爱更强烈,他们所造成的创伤是无法治愈的”;《海上夫人》将艾梨达置身于舞台时空的切换中,观众跟随艾梨达的视线瞥见了她的回忆,并与她一起面对未来;《西游》是一次文学与舞蹈跨艺术形态、中法艺术家跨文化合作并致敬经典的国际创作,传达出历经磨难而精神升华的深意;《天鹅,一个不同的故事》中,舞台上的玛丽·雪莱自梦中惊醒,逐一塑造出这部科幻小说中的角色,并与自己笔下的“怪物”相拥,与其共鸣,一起探讨着道德、责任与不灭的爱情。

舞蹈是我与这个世界最佳的沟通方式,文学则让我更加深刻地看待这个世界。我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将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成舞剧,以肢体语言作为临界点让更多的经典角色走进观众的视野。

(作者系一级演员、青年编导、北京舞协副主席,供职于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

6月20日,由北京曲协和北京老舍文学院联袂打造的曲艺舞台剧《小羊圈胡同》在京首演,演出非常成功。我已经多年没有看到这么感人并且具有实验精神的戏剧了。剧情一直让我在紧张和兴奋之中,有几处我竟然无法控制得热泪盈眶。不止我,周围的观众也不时发出唏嘘,而演员也都非常投入。我坐在第一排,演出结束谢幕的时候,我清晰地看到几位演员眼眶湿润,还没有完全从剧情中走出来。

“小羊圈胡同”是北京一个真实存在的胡同。它始于清代,后改名为小杨家胡同。老舍先生就是出生在这条胡同里,他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写到的“小羊圈”的原型就是这里。所以,剧作者和导演以“小羊圈胡同”为这部戏命名是有根据和深意的。一部戏改编和融合了老舍的五部(篇)小说,包括《骆驼祥子》《鼓书艺人》《月牙儿》《我这一辈子》《断魂枪》,又以《鼓书艺人》作为故事的主轴,将其他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穿插其间,让虎姐、祥子、鼓书艺人宝庆、秀莲、月牙(月蓉)母女,还有臭脚巡(巡警福海)等,在一部戏里聚齐并发生关联,彼此衔接得还特别自然、妥帖,这确实需要编剧的功力。

对经典作品的重新演绎,机遇与风险是共存的,老舍的作品尤其如此。一方面,文学母本的依仗和加持是改编作品品质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观众对经典是熟悉的,一旦把握不好,就会被吐槽甚至嘲笑。《小羊圈胡同》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它将曲艺说唱的形式与现代舞台剧进行了有效结合与对接,比如京韵大鼓、快板、北京琴书、单弦等,尤其是京韵大鼓的主基调弥漫了全剧,让观众进入了旧社会旧时代北京的情境之中。这让我想起40年前《四世同堂》电视剧的开篇,骆玉笙的《重整河山待后生》唱哭了电视机前无数的观众,而以传统曲艺说唱的叙事方法融合现代舞台剧的结构方式重新阐释老舍作品,我认为是抓住了老舍小说的魂,也擦住了北京人的魂,让我们确信,老舍小说的舞台转化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它让那些旧人物重生,变得鲜活,可亲可敬或者可恨。其实传统艺术与现代表演是互相成全的关系,曲艺让这部剧获得了艺术的支撑,大放异彩,而这个戏也让曲艺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新的艺术样貌。

此外,我们过去谈所谓“京味儿”,其实不光是方言和地域意义上的,而是在谈北京和北京人的精神。随着文化与地域的交叉,北京作为包容的都市,已经与多种文化并存且相互浸染。以往的“京味儿”在发生变化,如同北京精神,它不能只从新与旧的概念来解读。北京精神是“京味儿”的原动力,它潜藏在北京人的生活与性格之中——爱国、包容、友善、勇敢、正直、幽默,等等。《小羊圈胡同》的成功,恰恰是挖掘和确认了这种精神。

值得称赞的是,从编剧、导演龚应恬到众位演员的创作表演都堪称完美,而作家石一枫的填词,也准确地给唱曲增添了新的内涵与活力。比如剧中最不起眼的人物小顺子,他的一段唱腔字字悲愤、句句扎心,是对旧制度、旧社会的一次呐喊与声讨。

尽管经典需要“经典化”的漫长过程,但我认为该剧已经具有了成为优秀作品的基础。希望该剧能一直演下去,成为北京戏剧舞台上新的保留剧目。

(作者系作家、文艺评论家)



第十四届中国电影史年会 聚焦“银幕上的抗战”

本报讯 6月20日至22日,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与重庆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电影史年会在重庆召开。上百位中外电影研究专家与学者汇聚一堂,共同回顾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留下的影像记忆,深入探讨电影如何承载历史记忆,弘扬民族精神。

与会专家谈到,抗战时期电影人以笔为剑、以镜头为枪,记录烽火硝烟,彰显了民族的不屈精神与战斗意志。本届年会研讨成果将有力推动相关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活化利用,促进抗战电影史研究与创作的繁荣,架起联结学术研究与产业实践的桥梁。

本届年会共收到来自中国、俄罗斯等12个国家和地区作者的261篇论文,93篇优秀论文入选宣读,其中,青年作者约占八成。活动期间,首映于20世纪40年代的《霍元甲》《返魂香》等18部珍贵抗战影片及纪录片、动画片等亮相“学术放映”环节,呈现了全面、立体、多元的抗战历史影像;“电影双甲学术沙龙”活动也深入探讨了中国电影诞生的考据问题。

(路斐斐)

音乐会《炽·爱》: “把音乐还给人民”的深情告白

本报讯 “一条大河波浪宽”“烽烟滚滚唱英雄”“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些熟悉的旋律,是几代中国人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音乐记忆。创作它们的正是我国著名作曲家刘炽。日前,北京中央歌剧院剧场上演的《炽·爱》刘炽作品音乐会,将他的14首音乐作品集结,让观众重温经典的力量。

此次音乐会由中国煤矿文工团与中国音乐学院联袂推出,指挥家、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心草执棒中国音乐学院交响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靳东担任戏剧主演。音乐会采用“交响+戏剧”的形式,通过戏剧演绎解读刘炽的创作生涯与精神脉络,以交响乐演奏以及独唱、重唱、合唱、舞蹈、多媒体呈现等多种形式展现刘炽作品的魅力与内涵。刘炽晚年曾非常动情地说:“我这辈子做了什么呢?我把音乐还给了人民!”由中国煤矿文工团的现任团长,来讲述“老团长”刘炽的故事,用靳东的话来说,他是一名“接棒者”,“音乐会不仅是向经典作品致敬,更是对刘炽扎根土地创作精神的弘扬与传承。”

(任晶晶)

《啄木鸟文丛——文艺评论家作品集(2024)》出版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评协、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联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啄木鸟文丛——文艺评论家作品集(2024)》(以下简称《文丛》),发布10部新书并举办新书座谈会。《文丛》涵盖文学、戏剧、影视、美术、舞蹈、摄影、书法等多个艺术门类,还包括文艺理论、文化产业等领域,以注重艺评现场、发扬批评精神、学科全面覆盖、创作路径创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学术与大众有机兼容的出版理念,构建立体多元的文艺评论生态。

与会专家认为,“啄木鸟”品牌与系列活动有力呼应了新时代文艺理论与实践探索,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评论图谱,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了宝贵参考,对推动文艺创作和评论繁荣发展、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起到了积极作用。未来,主编方与出版方将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出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评论佳作;中国评协将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论坛、培训等活动,进一步促进文艺评论人才队伍的成长壮大。

(路斐斐)